

只有愛情可以殺死愛情
只有希望可以淹沒希望
只有不屈能讓不屈屈服

年長的人
你並不因為年長
而首先死去

1998年10-11月

「六四」，忘記吧，你這中式之謎

沒有忘記的是不能忘記的，十年如昨日，泡影般
波光粼粼，閃爍於蒼穹
刻寫在思想深處，芒刺在背
一樣

諱莫如深
的事

小小兩個大寫數字
沉重不堪

最無法容忍文學不沾政治的陳詞
「文學不是政治
「詩歌不是政治
「不是政治不是政治～～～」

一隻吸食後的鸚鵡螺
鳴叫中還攜帶著顫慄

摹仿著他人
未覺察那一
苟且已發展
到蠅營狗苟

以為貼上伊壁鳩魯價簽
就能賣出比這群太平犬

更為得意的金額

奴役的虛假的終結，和對
未來社會正義的渺渺希望

造就了這批將被馬克思鄙夷的
文壇「俗物」，念念不忘唯美

口角中氾濫著現代後現代的蒼白口沫

擯棄政治在這一現實
之下，無非是異化的另一轉換；是
人性的喪失；是種瓜得豆；
是祭獻之物事
面目全非的感傷表情

廟堂之旅無功而返的
朝聖者

你們是我的病因癥結真實所在
你們浮華孱弱搔首弄姿的一代

你們就是
第歐根尼夜居桶內，在白晝裡

打起燈籠尋找的「正人君子」

你們自認的犬儒主義就是太平犬
的主義，其中除卻那不顧廉恥的
積習相仿，別無他求

(為避紛爭，我要承認
我是，也是你們之一嗎)

這紛爭彷彿「美學的錯覺」
將我「夜鶯的婉轉」置於死地，是我的煉獄

是叫我始亂終棄的「贖罪券」
我不再找見的救贖的
蛛絲馬跡

茫茫黑夜，你遮擋在眼前
正如十年磨劍
這副布滿劃痕污垢的鏡片加重著我的勞苦

這一工匠式的哀愁
迫使我否認我無罪

無辜

悲哀！你的春天雖已等待於天際，鋪裝青草的

大地卻還覆蓋著密集的
垃圾

你像一位淺薄的人文主義追隨者
夢想文藝復興的畫卷在「老大哥」
給小康人民安裝的大螢幕上展示

「衰草枯楊
曾為歌舞場」

這就是
那景象，

以一塊指北針設定方位，找尋失去的
世界
迷離的、可以稱為「目的性顫抖」的
勞作

掌心潮熱，血流激蕩

排列在雲端，思緒的
粗製品

有香花，也有芳草；有愛情，也有肉欲；
有抽搐之痛哭；詭計破滅；尋求酒精的
庇護，通往惟一的泥土般爛醉的一條路；

然後是只有那一串細碎的黑點兒能詳盡、
反復，描述的悲情；缺歡少樂，這皮囊
渴望著的可憐雜碎；不能無欲則剛；不！

這些，已被死亡浸染，毀滅的，並且又
再次毀滅的靈與肉！寫一些挽詞，像那
來自悉尼的死詩人，K. 斯萊瑟，追悼吧，
用你嫺熟的技法擠出他們冰冷的淚水吧
我在你身邊，在路上，茅草纏繞著頸項
的水中，將要中止的呼吸。不！不！不！

這些已被死亡浸染毀滅的並且又再次毀滅的靈與肉

.....

我要追趕那腳步，彌補失去的時間，不捨晝夜；
雖然已經不能重溫——那些幾乎沒有讀過的書
——，我要愛上——那些幾乎沒有愛過的女人
——；如果無從納入加繆的思想方式，就去想
至少一次荒唐透頂的抉擇，激怒最少一位尊貴
的大人，苦打一頓，三兩個衣冠禽獸尚且不如
的惡畜，裝進麻袋，放置在街角夏天骯髒的垃
圾桶內；這簡單嗎？既然不能做到形而上，那
就，——等而下之，使用武力，發揮你骨子裡
充盈著的暴力傾向，一蹴而就；…一個怨恨的
孩子不會總是得到補償，縱情使性作為「大型
動物的特權」不會超越這個社會作為一個階級
竭力剷除的特權的特權，不會的。所以，孩子，
盡情胡鬧，插科打諢吧！鞭子抽不疼你的屁股、

別以為將收到受虐的效果，他們寧可發放十枚
獎章，也絕不肯一朝失誤，殃及你嬌嫩滑膩的
纖纖肌膚；他們是人民公僕，你乃，大眾情人——
相差無幾的相鄰範疇。你所以同意了賤價販賣
因為你這小可憐兒並未確知他們是保證收購的；
.....

藝減色衰？不必掛念。——你不就是那剛烈的，
賣藝不賣身的，——那個嗎？！
「德高望重吧——

「——汝今滿意否？」

曾幾何時，我們像那墮入情網的婦人
既幸福又愚蠢，
花枝招展、玉樹臨風、憨態可掬
一段叫人避之猶恐不及的
歲月

曾經認為可以豁免的，早已打入冷宮
我像一頭重返家園的麋鹿，圈禁在此
不能抹去烙印於心靈的憂傷

像莎士比亞安排，不能洗淨手中血污
那幻象，那把他人的罪，羅織在自己
名下的，抑制不住的衝動！

在詩裡我窮盡了可以想見的「大詞」，自尋煩惱
——「苦找驚人之語」

我也曾
將博爾赫斯之輩列為偶像膜拜，用那神秘
掩蓋空乏

也曾認定那不是我們，不是我，表現了
醜惡，

急於挽回的
不貞的妄想

罪與錯遮蔽著我這一角色流光溢彩的表演
使其作為生活本身存在，使虛構作為真實
存在

假使人人忠實生活於一個角色的妝扮之下
我敢說他將和安坐王位的卡洛斯同感滿足

因為以逃避填補尷尬遠非明智之舉
工於心計也不等於計算精到

凡夫俗子——
你不會不停地
用最拿手的殘忍
折磨有幸陪伴著你的人們吧

有一天，有一個沉默寡言的人，終於，迷上了
一位遠道而來的不明不白的
年輕姑娘，在奔赴情場的
一瞬間，他想起這樣一句話——

「古拉格的生活也是
一種生活，——去愛它吧！」

——
這是索爾仁尼琴
當年
的，——
回答——。

節選自長詩《敘事 V：抑鬱症，我，1998》，寫於1998
年12月-1999年2月，原載《手稿》第1期，北京，1999年
4月

雨

閃電以快捷方式顯示龐大的隊伍
舉旗的小蝌蚪們率領成群的雷聲
落戶在山坳的東北角
堆起被烤焦了的紅土
像是托起一輪紅太陽
沿著被山脈發展的小徑拋灑種子
那些受感動的小鳥啄來溫暖的稻草
以不同的方式築巢，並且等待伴侶
可能是因為天空的廣大
那些受影響的樹林搖起多姿的舞蹈
一場隆重的儀式為雨的顏面增添了漣漪

1999.6.4

原載福建民刊《放棄》1999年卷

永恆讓我腿疼……

永恆讓我腿疼

臉頰發藍 血變輕

在這截由大海和理想主義者構成的過道裡

自行車堆成了山

我夢見社會主義

我偽裝成紀念碑 呼吸急促

悄悄地靠近女士 砂子 錄像帶 手電和杭州

草原全部爛了

可流氓還睡著

他們穿牛仔褲 她們勾引我

他們有罪

沒有吃的 同志 我餓！

沒有九陰真經和葡萄糖

社會在出汗

計算機系的仙人掌喝水死了

一萬個破滅的窗戶

裝下我最後的錢包和避孕藥

我奔走在電話裡

向虛空說：「操你媽！」

我偽裝成大西洋底來的人

被科學陷害

我腿疼啊

有沒有人想過早死的青春
短髮 無知 偏瘦
死得很難看

像外地的傻逼
住在泥裡 吃菜 看病
他們是我的同學
童年被飛碟帶往另一個首都
他們早都暈了 他們是我的兄弟

把我賣給了舌頭——
哪裡有生意 哪裡就有死亡
早期的電子遊戲被專家掌握
我被我們報社掌握：
「我愛你
就像鋼鐵愛黃昏
就像出現在長安街上的馬車
愛著會飛的豬」

有沒有人給我揉揉
山谷中破碎的膝蓋安慰了多少野草
而長春藤從南方偷渡歸來
撕破了我的偽裝——
給我鋼砂槍
給我板磚
老舍先生
你說我是不是先把虎妞辦了？！

這卑鄙的一代

去死吧 抽菸！ 散步！ 發芽！
讓綠的變成紅的
秋天的脊背上蓋滿圖章
有圓的 可是 為甚麼還有方的？

我要舉報！

可憐的 去死吧
天南地北雙飛客 老翅幾回寒暑
萬里層雲 千山暮雪
我捏著歷史 用另一瓶啤酒暖胃
我心中充滿了委屈

「我已經老了」 永恆命令我倒下
人民在天空舞蹈
我親愛的老婆 現在是幾點？
如果地球還在曠課
年輕人是扁的
如果你忘不了——聽，我的嗓子啞了——
我們就再來一次吧

這些驕傲的死鬼

來吧

1999.6.9 蘭州

六月花

在一個不需要人注目的地方
比如一片荒澤
或是一個孤島
我願袒露感情

向一片天空
一汪碧灣
有如一隻孤燕
躍起在無垠之中

我願袒露那樣的
情感，就像
我有時越過夢的鐵窗
向你傾吐的枕語

好似一泓清水
或是一腔熱血
彷彿心
澎湃的跳動

但從未被任何別人聽見
我從不願只
作為普通的戀人
長存於世

我更願作為自由的
微笑，年輕的臉
我更願作為
(啊，如果你不反對)

一束六月清晨
在母親紀念
夭折幼子時出現的
抒解痛苦的潔白的花

2000

壓在背下的影子，劇烈地疼痛，但他終於沒有醒來
這滿臉陰險的詩人，堅持著，不朽的睡眠成為他孜孜以求的疾病
他還會不會醒來？對於睡眠嚴重不足的張家巷是不是一個奇跡？
哦，打擊他吧，給他裝上假眼、假耳，讓他提前醒來打開大門
在他身體的天堂裡，允許另一個人進進出出、醒來又睡去

6、重慶

她在逐漸移向另外的土地，連同你詩歌中的陰影也被挪動
清潔工人發現了這樣的早晨，她們在晨光中反躬自問
為即將經過的事物清洗道路，為一天的再現作必要的修改
哦，誰加入她們的行列？遠處船隻降下國旗和倦於前進的旅客
朝天門始終敞開著，踩著痰跡的人們手執繩索、木棒在碼頭浮動
你的面孔擋住一些光，懸在頭頂的暴雨遲遲不敢傾瀉下來

找不到一雙仰望的眼睛。一座幾乎沒有詩人的城市多麼可怕
如果有人想自殺，肯定無法從生活中提煉出刀鋒和證據
明天離去的人，將獨個被遺棄在火車站，儘管他也在憎恨自己
而你仍然在逃避，穿過吐納暖氣的玻璃拱門，進入玫瑰的大海
把奔湧而至的彩光隨便塗滿全身，像個獨裁者，我加倍想念你
期望廣場上的相遇。那些裹在風衣裡的幻影，卡在人群中的

汽車，隨時都可能會爆炸，讓城市保持暫時的暈眩和混亂
「而血，彼此蔑視的鮮血，鋼筋與磚塊相互殺戮的城市。」你
天天等待晚報和新聞聯播，在制度的鏡子前喬裝打扮
然後，你坐111路參加解放碑的朗誦會，手中的詩稿再次淪為
腐朽生活的偽證，遲到的憤怒也先於今天成為犧牲品
當黎明開始，萬物都要矮小，此時需要的不是星辰

而是聲音。「我們可以喃喃自語，在兩座不可相遇的城市」

現在，詩歌在拷問生活，肉體也在抵抗語詞的揮霍
有些事物肯定經過了我們。七星崗有鬼，你住在長江之北
天天忙著把情書扔入火爐。潮水一次次抹去沙上的宮殿
而誰也不能輕易把這座城市從地圖上抹去，像倒掉一頓晚餐
肯定有另外的人圍在桌前舉杯相慶：在自己的身體上找到了故鄉

7、死 者

哦，你要傾聽？要毀滅？要在芸芸死者中找到一個回聲
你要死去的劊子手認出你，要他們看著你在六月的喧響裡
與另一隻豺狼相遇。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想殺人，包括那些死者
仍然在天堂不知疲倦地流血。有那麼多過剩的肉體，浮腫的
祖國。「黑夜來臨，將讓你死無見證。」你把自身當作暴力的目的
在酒杯、眼鏡、花盆、書架中追殺著生活的仇敵

死者奢望著我們的呼吸、黑髮，更多地夢想著大片的土地
不像那些消失在走廊中的白衣人，她們把鋼針刺進血管
想取走你的性欲和激情，讓你現在就有一個永遠下流的過去，因此
「業餘除了革命，幾乎無從謀生。」但是，「我們的生命不合規矩，我們
必須離開。」交叉的十月，你的腦袋剛剛成熟，雙臂開始枯黃
大地上鐵鏟揮舞，天空正好容納一個人的痛哭

「死亡是必須的，但並非無緣無故。」你在蘇醒，在詛咒
在我們的庸俗中敞開自己的胸口。「給死者以書本，來
抵抗腐朽和虛無。」你的手搖動著水泥中的鋼筋
腳尖在樓梯上瘋狂旋轉。「我的骨頭、血，都是搶劫來的
我要把它還給你們。」只有你的眼睛，一雙綠色的
不再轉動的眼睛，永遠嵌進了眾人的刀柄

而甚麼樣的廣場才能重新聚攏你的聲音？甚麼樣的大地

才能埋下一座宮殿和一個陰影？一個死者停留的地方
必將有火焰飛翔。這樣一個敢於蔑視眾生的死者
又會在我們中忙忙碌碌：把武器和肉體留下
把姓氏和衣冠帶走。……哦，你剛從那空寂的園中回來
身上醒來的幽靈，還趕得上黎明前的隊伍

8、祖 國

留一個人讚美就已經足夠。母親，在你清晨的陽台上
晾衣繩升起了旗幟，水龍頭也高唱著進行曲，喇叭裡伸出
的手，割掉聽眾的耳朵。這是六月，正午輕易地隔開
兩代人。一位母親在等她的孩子，她以手加額
但她甚麼也看不見了，她用衰老抗拒著時間，她的手
「表達了一個民族的悲哀」。而我們中留一個人讚美

就已足夠，其它的人必須離開。去城市的中心，用寵物
舔你的傷口，用口號按摩心臟，把一條捷徑隨便扔下你的
病床。一個孩子和一位母親是否會因相同的疾病在這裡相遇？
他們被兩種制度驅趕，尋找各自生活的叛徒，把照片和
書信交出來，作一個時代的偽證。「他們帶著淚水來
必將流著血去。」我們中應該有人留下來，用肉體

減輕空虛。是否該輪到你？跟隨穿著軍裝的樹林
扛著六月的暴雨在大地上奔跑。他們不需要祖國
只要空氣、水分、土壤和自由，對於我衰老的母親
祖國就像她頸上虛假的項鍊，僅僅裝飾了清晨的容顏
對於一個為國捐軀的死者，他的靈魂守住故鄉，他的手
碰見臨產的母親，還在祈禱，她的祖國尚未誕生

她的一生剛剛完成一半，六月就把一年分成兩個時代

可憐的母親，出走的孩子，一個只知愛，一個深藏恨
但一個也沒回來。而六月一過，天空又將藏起風暴和雷霆
秋風依次把每個胸膛掏空、搖響，一個時代早已投降了
另一個時代，我們的腳手也換成了別人。母親還在
等待，而淚水又把他們在同一個地方隔開

9、投 降

讓我向死者投降，並交出他渴慕已久的詩篇和鮮花
他通過黑暗開口，驅動肉體來索求。當我想到這一切
我就變成你：用火焰移開臉上的星辰，往冰涼的嘴裡
塞滿烏雲。公正的死亡讓我有幸目睹一個人的榮光，和
一個時代的暗淡。只是，她來得太快，一代人提前醒來
成為暴力和衰敗的觀眾。而我是有罪的，這可怕的現實

讓我來不及投降，我的血就背叛我，流向那早年的
胸膛。剩下的骨頭、眼睛，像大地中沉睡的兩枚彈殼
和幾截斷刃。亡靈們陰魂不散，在另一個身體中反復
出現。一個人能活到今天，就是革命，至少可讓仇恨
得以延續，悲憤得以生長；至少可以為亡靈擺下糧食
和酒，把躲雨的暴君領進低矮的草房，遺下他造反的

孩子，讓所有的王朝都向這個草寇投降。而生活需要
失敗，心靈需要流放。一個相信奇跡的人，一年便是
一天，那短短的十二個月，像十二個依次走向刑場的死囚
他們不想永生，只需頌揚。有人選擇了真理，不該發生的
很快就會發生。當十二個死者同時在地裡舉起拳頭
天空就會落下刀槍。我們在抵抗，時代在投降

我把一個國家看成一個人，他的軀體已腐爛，器官鍍滿

黃金。他指揮著城市佔領農村，並鋸掉我樓上的陽台，用旌旗封住窗口，用勝利把死者和我們分開一個死者，讓我忘掉肉體，畏懼魂魄；讓我穿過倒塌的樓群看到人類的醜惡，大地的力量。讓我向他投降，他生前也許是個暴君，但我已原諒他，為他埋下同樣的詩篇和鮮花

10、詩 篇

僅僅是開始，這不幸的言辭，避開了流亡，在同一首詩中歌唱。一首詩的誕生自然就終止了一個時代的朗誦和喧嘩，像一座眾鳥環繞的紀念碑，讓我們在仰望中，聽到死者的訓誡和召喚，卻無法看清那烏雲囚禁的頭顱。這座慣於旁聽的城市像一隻腐爛的耳朵，那郊外剛剛鋪好的鋼軌

在等待、延伸，為即將經過的列車放聲吶喊。把我們從昏睡中喚醒，忘掉青春、書本、愛情，加入這寒光閃爍的詩行，向前！向前！流落異鄉，囚於憤怒，放棄悲傷今夜，你房中的酒杯、菸盒、拖鞋、襯衣，包括藉以活著的肉體，都不是你的，可以扔下，用一個暴君換掉一個國家而你仍然愛著這首詩，把一生看作一次頭暈

從死魚般的生活中逃出來，像經歷一次屠殺最終看清了自己血液的顏色。一個生者只是一個死者的回聲，他修改了我們的詞語，用仇恨表達過去「藝術絕非賣弄和炫耀，它讓你的生活得以保存地經歷審判，逼迫你從修辭的後花園退入過於寬闊的廣場。」昨夜。今天。在兩個完整的黑暗中間，是一條小巷

一首詩窮盡了裡面的燈光，留下更大的黑暗

需要更多的夜晚才能包容、承擔。而心靈因為眺望
倦於成為它自己的主人；沉默的雙唇也因懷疑
喪失了真誠。只要我們堅持下去，一個詞就會選擇
右手，一群死者就會在今夜夢見我：已經寫下，或
將要寫下的紀念。而它僅僅是所有詩章的開篇

11、反 對

「是的，接下來的工作不是讚頌，而是如何把死者
安排到我們中，讓他們成為新生活的反對者？」

「但他們獲得了靈魂，可以蔑視歲月的圈套，在
人群中找到那些執迷不悟的人，直到他被另一個
死者代替。」你仍然躲在別人的城裡過冬，一個字
一個字地寬恕著生活，死者卻從你身上找到了活著的

轉機。「他用死亡原諒我們，雖然他不曾帶來
幸福，卻讓憤怒成為命運，讓一個人與他的同類
呆在一起，並在中間卑躬屈膝。」當雪停下來，你
開始寫信，「我活得還好，也能掙些錢。」而郵差總在
落日後出發，讓一封信永遠停在深夜。你的母親
一個不識字的天使，她的翅膀獻給了你平庸的

理想。今夜，她在遠方，透過周圍的寒冷，把樸素的
衰老裹在你的身上。你像一個卡在喉嚨的單詞，等待
一場嘔吐的拯救。「我是否努力過想說出它是甚麼，並
從死者那裡找到證據？」但死者背叛了從前的生活
讓我們永不安寧，在深夜閉著眼睛，害怕敲門
即使積雪融化雙唇，我仍願把一個人保存在秘密裡。」

這樣，一個人就承擔了兩種命運：他對自己的反對

就是對世界的反對。如果風雪把一個死者領進房裡
請給他一盆火，一張照片，讓他用失眠來踐踏
夜晚。「我也在踐踏自己，用接二連三的計劃來
掩飾不安，像一幅早年的插圖，至今仍在不斷塗改。」
「唉，狗日的生活！如果沒有你，我又反對甚麼？」

12、最 後

……最後仍然是一個毫無意義的詞，磨損著死者的
嘴唇；仍然是一場持續的暴雨，在他的前額升起
仍然是一個成熟的絕望，把他推上每天的餐桌
「每一個人都可能是最後一個。那從未出現的，將來
也不會發生。事物正是依靠自身的缺席來隱瞞真相
最後仍然是一個人，和有關他的記憶。」但記憶

也要萎縮，像一把衰老的匕首，也會消失在一場
屠殺中。留下的劊子手，上升的星群又為他重新
安排了出路，他的光腦袋掛滿露珠，卻被月亮
劈開，讓一個早起的囚犯，對著太陽，畫下他的
生殖器。而那個死於記憶的人，也將在記憶中醒來
踢著我們的脊背，蔑視所有心靈，隔著

一個夜晚的黑暗，替你數著日子，用刀片刮去
臉上的陰影，用拳頭推遲著青春，並反復唱道
「瞬間啊，你停一停吧，你是多麼美啊！」而一隻
蠟燭卻阻擋了黎明，一場惡夢讓一個死者丟掉靈魂
決定重新做人。「瞬間能持續多久？」那最後到來的
不是一個人的信仰，就是一代人的瘋狂

「停留一會兒吧，你有足夠的時間為自己思考。」

一個死者無所謂過去還是未來，他的死沒有完成其中必定有偉大的原因。而最後是誰的嘴唇，在磨損著一個毫無意義的詞？誰的前額，期待著暴雨上升？誰擺上每天的早餐，讓不斷成熟的絕望得以保存？直到死者從我們中認出你……

1996年，成都

原載民刊《知識分子》第1期，成都，1997年4月

命 名

這家園上空的星星又大又密
詞語一般清晰，有力

媽媽，指給我看最遠的那顆星星
它是這世界的邊緣
多年來，不是它一次次把我帶走？

我會背誦今夜的星空
但我知道，它不屬於記憶
它是我永遠無法說出的——
星，人，命運……
因不說而更加洶湧

「媽媽……」
我咽喉中這悲愴的氣流來自海上——
它早已把我們分隔

這世界上有了海
便有了「流亡」的詞根

1998

風 波（組詩·六首選三）

一·人

日暮時分是有神采的一刻
和你並肩的不是我，
是一隻花瓶
（他們要匯集一支饑餓的隊伍）
從粗淺脖子裡，
伸出淡淡的絕望

這個下午，或者這支透明的歌
烏鴉還會在城市盤旋
所有的抽屜一起拉開
沒有鏡子破碎
沒有馬，在夢中極端地奔馳
成長的惱怒在太陽下彌漫
讓城市驚奇的 是人

沸騰，抑或死寂
（多年以後，這主題仍被個別心靈迷戀）
有來自南方的消息
有來自西部的回音
小雨中，不確定的緊張
需要空曠的青春對稱
「青春是美麗的」

「名動神州」，一個年輕的幻想
月亮的反面也是國家的反面
額頭的思想 要用布條纏緊
為了公開遙遠的個性
首先要統一思想，眾口一辭
行動是一個中心

一名自戕的寫作者開始了這一切
他熱愛鄉村，並與此事無關
「雷鋒是個大好人」，他寫道
當然還有一位陰影中的老人

幾千年了，
勞作的意義誘惑了幾千年
有寧靜的時候
有簫聲四溢的時候
寫作者和老人
被夜間的瀑布沖刷千年

愛情，抑或友誼
在行進中飄揚的小提琴曲
混亂，抑或狂熱
從春季到夏季的奇特體溫
寫滿了紅色的絲巾

陌生人，你無言地指出
城市是一個亮點
使女孩子邁不出輕柔的步子
把掠奪變為爭奪
這一步，需要一場慘烈的大雪

集體的淚水要在上空飛旋
你們聽著，
幼稚會是我們的武器
這一次我們又將不顧軀體和前程
直到擊中你們胸中柔軟的部分
當然，事件中會包含很多黑暗

有叫賣的聲音
有腳步紛紛的聲音
救護車呼嘯的聲音大聲講話的聲音
或者只是虛妄的一筆
責難吧，我們以任性
保持了奇怪的風度

每一次，
正劇未及上演便被扼殺
歷史的秘密在於沒有秘密
詩歌的秘密
在於人們忘記了自己的語言

三·地

坦克是一隻美麗的花鹿
自行車是另一隻
日常之外，
夢境微微喘息

傾心於夜幕的人招人迷戀
誰能搞清楚

這種訴說裡包含了多少
神秘和無奈
誰知道狂亂之後的風景代代繁衍

自然和反抗分別佔據法則
每個村子裡，
都有自言自語的老人
單元樓和待業者攜手而行
藏起被標語羞辱的記憶

你要我相信鬼魂，我信
上學的女兒有似曾相識的表情
正面是驚慌，
背面卻是默契
你要我屈從於來世，我不能
其實一次就可以經歷輪回

過去的日子裡最感人的
是那些植物，
有女人在黑暗裡傾訴坎坷
手中的農具緩緩化作繁星
過去的日子裡還有嘩嘩響的房屋
埋在沙丘裡的笑臉和雄心

「事件只是一個表象，
事件本身隱藏巨大的悲哀」
（此處無法被琴聲打斷）
「時間只是一個幻覺，
時間封閉所有改變的可能」

他們是沉默的，像一片片的烏雲
孩子們只做戰爭的遊戲
在垃圾堆裡尋找香菸盒
「世代如落葉，」
每個人都用鐮刀在季節裡比劃不已
他們是沉默的

今天我們知道，
豐收已在循環中化作濃煙
女人為甚麼成批的憂鬱
中學生為甚麼在教室後排走神
意志正在題材中淪喪
只有我和你，
在堅持那個謊言

和音樂一樣，
交談只會帶來更大的虛無
殉難的真正動機在於羞澀和逃避
要在喧鬧中重新得到身體
緊緊回味狼孩的命定
在激情背後逝去的都逝去了
酷暑卻讓信心依然分裂閃耀
這很像長城上兩隻大雕

但死去的人們並不懂得安息
死去的人們將比活著的人們
更能左右活著的世界，
模糊的廟宇在為時光顫抖
時光呵，請抽走紀念碑
抽走這所有的一切

只剩下我們，所有的我們
在這裡公開相戀的樣子

但角落裡和陰影裡還有更多的蒼白
最後喜劇才成為本質
悲劇只是一種技巧的結果
（忍無可忍後會進行一次上訪）
丑角們是真正的主角
多年背對世界

六·祭

年長的人，
風從你的後面來
火在你的前方燃燒

想起了孩子蹦跳的眼神
想了想舊日子裡羞澀的煙囪
他們的呼喊
讓你幻想著年代，面頰發涼

年長的人，
你讓白髮在街道兩旁傾倒
你對著攝像機伸出兩個指頭

從戴紅領巾的孩子
到不吃飯的孩子
透過淚水，
你看見廣場上開滿了鮮花